

金千里

姚雪垠著



東方書社發行

姚雪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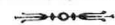
金
千
里

東方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金 千 里

每冊定價三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姚雪垠

出版者 濟東印書社

發行者 王曉薌

發行所 東方書社

上海：福州路崇讓里十九號

濟南：院西大街

重慶：民生路

成都：祠堂街

序

這部小說原名「我馬戀」，一九四二年春脫稿於大別山中。寫好後既不暇再看一遍，出版時又排印得錯誤百出，心上一直壓一個沉重負擔。一九四四年住在重慶張家花園，曾著手刪改，因向大東書局交涉收回版權事沒有結果，第二版已經印出，我的刪改工作便只得停止。去年暑假來成都，決心重改，但因爲時間多用在別的事上，未能一氣改完。十月中旬回三台，休息幾天，又開始繼續修改，時作時輟，費去將近一月工夫。前天從三台來到成都，休息一天，今天一氣把第十三章寫好，全部的修改工作算是完成。

說是修改，不如說是改作，因爲修改的字數約佔全書之半，大刪大添的地方很多。但雖經如此修改，我仍然不以爲這是定稿。假若這部小說在上海出版後仍然有不少青年愛讀，我希望能收集讀者諸君的寶貴意見，過幾年後再改一次。只要善意的提出意見，不管我是否同意，我都衷心感激。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對於自己的作品沒有滿意過，放得愈久，愈感慚愧。作家都怕改舊作，認爲是一大苦事，我也覺得苦。但每次改過舊作之後，我就像宗教徒做過了

一次懺悔祈禱。此刻雖然我的臉孔累得發燒，但是我的心却輕鬆些兒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黃昏

從平漢線南段的花園車站，向西去有一條重要的汽車公路，通過桐柏山和大洪山中間的起伏地帶，在漢水旁同幾條更長的公路連接起來。這地方夾着奔流的漢水，有兩座十分有名的古老城市，不但是人們熟知的的古戰場，而且在目前也是抗日的軍事支點。在江南岸的城市叫做襄陽，是這一帶周圍十幾縣的政治中心；在北岸的叫樊城，是一個相當熱鬧的小商埠。從敵人佔領了武漢以後，這兒在平時離敵人也不到三百里路，所以比較重要的政治機關和一些不慣受驚的幸福人家，都遷移到附近的鄉下，或由裏躲避空襲。如今留在這兩座城市裏邊的，大部份是穿草綠色制服的外鄉人物，和高抬物價的大小商人，以及離開了城市便無處過活的貧苦居民。雖然有許多條大街小巷在敵人的轟炸下變成灰燼，許多座高樓大廈封門閉戶，但每逢早晨和黃昏前後，街道上仍然是非常擁擠，特別是酒菜館的生意比平常的年頭兒興隆十倍。南城的西門外是一片小湖，相傳這湖水在古代是一條深溪，那位連三歲孩子都知道名字的劉皇叔曾經在敵人的追擊中騎馬從溪上一躍而過。湖西岸有友邦教會的××醫院，和漢水隔有半里遠近。每逢天氣清朗的日子，約摸在上午八時以後，便有許多老百姓陸續的從城裏出來，坐在醫

院門口的柳樹下，或坐在邊旁小街上的小茶館中，或懶倦的躺臥在附近的青草地上。像基督教徒們相信上帝能救人一樣，他們都相信敵人決不敢在美國人的醫院附近投下炸彈。

當醫院中的桃李花快要開謝時候，玫瑰花和蘭草花用芬香撩逗着年青護士們的心思時候，當黃鶯在湖邊的柳枝間穿來穿去時候，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飯後，有一位軍官打扮的年青人，騎着一匹毛色光澤的白馬駒，從城裏走出來。到醫院的門口停下。那些因躲避空襲和等候診病而聚集在醫院門外的百姓和士兵，都以欣賞的態度拿眼光打量着這匹白馬駒，和這位軍官打扮的年青人。他約摸有二十五歲左右，穿一身草綠的粗布軍服，沒有皮帶，沒有綁腿，沒有領章和符號，只有一枚圓形的銅質證章掛在胸前，樸素中又帶着幾分瀟灑。他的腳上穿一雙黑亮黑的新皮靴，靴後跟帶着馬刺，皮靴和馬刺在太陽下閃閃的發着反光。很熟練的，輕捷的，從馬鞍上跳下以後，他的皮靴和馬刺就在湖岸上叮鏗叮鏗的響了起來。把馬韁繩繫在一條翠綠低垂的楊柳枝上（當馬頭擺動時，那柔軟的枝條就輕輕的拂着白馬的耳朵和鬃毛，）他看了一下手錶，隨即在醫院門外的石子路上走來走去，等待着門診開始。

他的態度上表現着一股得意的年青人特有的高傲神氣，甚至任何細小的動作都多少顯出來故意的矯飾。從他那故意表示莊嚴的一雙大眼裏，一個具有經驗的觀察者會看出來一種

掩飾不住的內心祕密。那是一種交織着火熱的情感與畏怯，快樂與焦灼的神祕眼神。倘若在平常的日子裏，這位青年軍官一定要利用這一點閒暇時間，到病房去看一位養病的朋友，或走進院子裏欣賞那正在開放的各種花草。但今天，他只要停住腳步，向大門裏面望一眼，一種難乎爲情的感覺便使他的雙頰暗暗的發起熱來；只要一想到會碰着熟識的面孔和眼睛，他的心便不能禁止的跳動起來。爲着避免衆人的欣賞目光，和爲着消磨去離開診還有十分鐘的無聊時間，他隨即離開了醫院門口，朝着北邊不遠的草地走去。

這位青年軍官的名字叫做金千里。他的身體不像一般軍官們的那樣魁偉，尤其從一付清秀的臉孔上可以看出來濃厚的書生氣質。過去的幾年中他曾經嘗過兩次愛情的苦味，現在是第三次被愛情困擾了。但在這第三次戀愛的開始，他的心情却同初戀時差不多一樣狂熱。第一次戀愛還是在中學裏求學時代，對方是他的同鄉，而且在小學同過一年學，當他雙方熱度正高的時候，那位可愛的少女竟忽然害病死了。這事使他暗暗的流過了無數眼淚，在起初的兩年中他覺得人生是非常的空虛和沒有意思，曾經打算過慢性自殺，並精神失常了許多日子。隨後日子漸漸久了，生活的意志又像春天來後的野草似的，重新新鮮蓬勃的旺盛起來。在上海的一個大學裏，金千里開始了二次戀愛。這一次是一位活潑的南國姑娘來向他追求，他們不但是大學

裏的同學，還在一塊兒半祕密的從事着救國活動。不過他並不拿同樣的熱情回報她；他覺得這位女同學雖然很能幹，但性格上沒有第一個愛人的溫柔，眼睛裏也沒有含蓄着像第一個所有的那種童年的天真和夢想。每當心情冷靜的時候，他就把前後兩個愛人放在心頭上比較着，批評着。從她們的頭髮到皮膚，嘴唇到牙齒，甚至比這些更細微的地方他都仔細的比較過。結果，他認為前一個是一塊純白的美玉，沒有一點兒可以挑剔，而後一個，也許她將來在事業上很有前途，但不僅沒有前一個影子的美麗，而且人生的經驗也似乎嫌多了一點，不適合做他的終身伴侶。這次戀愛給他生活上不少的鼓勵和安慰，並且使他看見了人生的新鮮道路，可是同時又使他陷進到不能擺脫的，精神矛盾的痛苦裏邊。這痛苦，一直到上海陷落後，才很自然的獲得解脫。

大上海還沒有陷落時候，他們因為各人參加的工作不同，很少機會能常常會面，一來二去的疏遠起來。從上海退出以後，那位南國姑娘隨着一羣同學跑往華北，金千里到漢口辦了個小型的救亡刊物，從此後他們就不通音信。半年後，金千里回到閉塞的故鄉去做救國的拓荒工作，還不到一月光景，就有成羣的知識青年團結在他的周圍。他每天從早晨忙到半夜，談話，開會，編壁報，寫文章，寫信，到半夜上床後還要翻幾頁書，或翻一翻從武漢寄來的各種刊物和報紙。雖然每天忙碌得腰痛腿酸，但他一點也不因工作繁重而感到痛苦；相反的，每展開一件新工作，或發

現一個新同志，都給他帶來了無限的快樂和興奮，也許是工作開展得過於迅速，在一個半月以後，正當大武漢淪陷時候，金千里遭遇到社會的和家庭的許多打擊，不得已含著兩包憤怒痛心的眼淚離開家鄉。他懷著一種縹緲的希望到漢水前綫來找一位集團軍的總司令，請求讓他在軍隊中作一點實際工作。那位總司令是他的亡父的老朋友，憑著一種老人家對子姪輩特有的慈愛心，把他安慰了一番之後，留他在總部裏掛一個祕書名義，卻沒有實際的工作給他。他的生活過得很無聊：每天和同事們談閒話，下象棋，吃館子，到野外騎馬或到馬路上蹣跚。起初他心裏非常痛苦，憎恨著這種腐蝕青春的閒散生活。在痛苦中他常常懷念著許多另一種生活的老朋友，懷念著故鄉的同志們，特別是懷念著那位遠去華北的南國姑娘。他現在才發現她是這時代最可愛的理想女性，自愧他自己遠不如她。但一天一天的胡混下去，他越發減少了毅然走掉的勇氣，舒適的生活使他憎厭也使他留戀。『我看見光明在遙遠中向我招手，』他在日記上寫道，『但我却不能擁抱光明！』他天天苦悶著，恨別人不給他工作自由，恨自己生活空虛；但當春天來時，愛情的苦悶就把一部分政治的苦悶代替了。

有一位同事在火綫上受了炮傷，住在醫院，金千里時常的跑來看他。醫院中有一位叫做張慧鳳的女護士，是護士學校的四年級生；在二十多位護士中，她是一位工作能力最強的，最得病

人好感的「人尖子」。她每天兩次或三次給病人換藥和檢查體溫，另外還陪着醫生到各病房查看病人，管理藥品，給病人打針，驗血，並分配低年級同學工作。所以每天她總是兩個臉蛋兒紅撲撲的，在病房裏，藥室裏，化驗室裏和院子裏，到處輕捷的走動着，忙個不休。當病人往往因看護不周而發起脾氣的時候，張慧鳳就從別的房間跑過來，耐心的對病人解釋着，安慰着，明媚而莊重的眼睛裏流露着溫柔的微笑。有一次敵人的飛機正在城裏投炸彈，轟炸聲和飛機的馬達聲震動得醫院的房子亂顫，醫生們和護士們，和一部份可以走動的輕病人，都惶恐地跑進地洞，只有張慧鳳一個人沒有逃避。她繼續鎮靜的給一位重傷的軍官換藥，一直到敵機飛走後才走出病房。在醫院中她被看做是模範護士，病人們總希望把她的名字打聽出來，深深的記在心上。金千里每次來看朋友總跟她碰面，慢慢的熟識起來，見面時也有時點點頭，說兩句沒有關係的客氣話。從第一次見面起，金千里就覺得她十分可愛，這一點愛苗一來二去的在祕密中發展成狂熱的單戀，終於在昨天他勇敢的給了她一封短信。在這裏，金千里只簡單的介紹了他自己，寫出他對她的敬慕心情，並希望她最好能放棄目前生活的狹小天地，到部隊中作一種更有意義的救國工作。在信的末尾，他希望能接到她一封回信，或者寄到司令部，或者直接的交他手裏，因為差不多一星期來，每天他都到醫院去醫治痧眼。

如今金千里在醫院外等候着，默默的坐在湖邊的青草地上，腦海裏飛翔着輕飄飄的回憶和夢想。一個苗條的，美麗的白影子飄蕩在陽光閃灼的田野上，湖水上，柳樹的綠絲上，芳香的野花上，飄蕩在溫暖清新的空氣裏，飄蕩在他那帶着一半醉意的心尖上。他的眼睛在狂熱的愛火裏燃燒着；心房在短促呼吸中緊縮着，波動着。他躺下去伸開四肢，用力吸取着濃烈的春草氣息。過了一會兒，金千里的神經又稍微冷靜一點，不好意思的從地上坐起來，用手背揉一揉困倦的眼睛。看了一下錶，他發現門診已經開始了兩三分鐘；抬頭一望，那些聚在醫院門外的人們也已經稀了。於是他趕忙跳起來，拍一拍衣服向醫院走去，心房又一陣激烈的跳動起來。

一隻喜鵲立在白馬駒的鞍子上，迎面望着金千里，饒舌的叫了幾聲，隨即從嫩綠的柳枝間飛上青天。

二

金千里坐在候診室中的長椅上，像一個戰士在火線上快臨到向敵人攻擊的時候一樣，在一種半麻木，半恐懼，不安的沉默中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將要發生的嚴重事件。有時，他把視線射在那扇緊閉的，用白洋漆寫着「門診室」的門上出神，細聽着從裏邊傳出來的不很分明的

說話聲音；有時，他又把視線移到牆上，茫然的察看着那些貼在牆上的聖經畫，竭力使自己的心神鎮靜。

一個傳教的中國人，約摸有三十多歲，穿一身樸素乾淨的藍布長衫，正用一種假斯文的態度和腔調向候診的病人們講道，那聲音好像是一隻蒼蠅似的在金千里的耳朵裏嗡嗡不休。候診室的窗子雖然是打開的，但因為坐滿了各色各樣的男女病人，空氣竟悶得叫人頭暈。通入門診室的那扇門在他不注意的時候開了一次，走出來一位年輕的女病人，隨即又在她的背後關上。正當那扇門重被關閉時，金千里瞥見了一點潔白的衣服影子在門裏一晃，他的心又不由自主的狂跳起來。在這一霎間，他後悔自己的行為非常冒昧和無聊，深深的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一向被生活軟化了的倔強人格，這時候重新支配着他的意識，於是這位在二十分鐘以前還是得意洋洋的漂亮青年，突然變得像一個偷了什麼東西後被人指出的孩子似的，臉蛋兒立刻通紅，侷促不安的低下頭去，並起了一個逃走的念頭。但是這念頭剛剛從腦子飄過，那扇門忽然靜靜的開了一半，一位陌生的女護士從半開的門扇裏探出頭，向他看一眼，招招手兒。金千里的心又突然緊縮，慌張失措的站起來，像一個用繩子牽着的木頭人，跟隨着那位女護士走了進去。

寫字台邊坐着醫院的院長兼門診醫生，正用一隻粗鋼筆在紙上刷刷的開寫藥方；她的旁

邊站立着一位枯瘦如柴的老頭子，用他的顫抖的手指扣着衣服上的黃銅鈕扣。金千里發現張慧鳳沒在診病室，覺得心上一鬆，也同時有一點惘然，便不聲不響的在院長對面的凳子上坐下，等候着診治癆眼。院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和藹可親的美國女人，高鼻梁上架一付金邊眼鏡。她對待張慧鳳非常好，張慧鳳有什麼困難問題也常常求她解決；假使她不能解決，她便叫張慧鳳跪下去虔誠祈禱，求上帝赦免和幫助。張慧鳳在醫院中快滿四年，能夠一直在忙碌工作中保持着心情的快活，一半靠上帝的幫助和安慰，一半靠這位半像媽媽半像老師的的美國女人。等那位老頭子拿着藥單從診病室出去以後，院長從眼鏡邊上把金千里仔細的看了一眼，將桌子上的復診券拿起來看了看上邊的名字，然後從懷裏掏出來一封信，用流利的中國話向他問道：

『這封信是你給張慧鳳寫的不是？』

像一個囚犯突然被宣布了犯罪的證據，要他在判決書上畫押的時候一樣，金千里覺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凍結起來了。在剎那之前，金千里還在猜想張慧鳳接到信以後可能的幾種態度：也許她把他的信祕密燒掉，給一個沉默的拒絕；也許她已經給他寫一封表面拒絕而骨子裏接受的簡短回信，正帶在郵差的油布包中；也許她接信後又害怕，又動搖，自尊心使他不願意有所表示。他決沒料想到張慧鳳竟把他的信交給院長，而院長又如此處理。這意外的打擊使金

千里登時呼吸窒塞，說不出一句話來。楞怔片刻，他喃喃的回答說：

『是我寫的……』

『她的父親不在此地，我們醫院負有責任，』院長看着他的眼睛說，『請你以後不要再給她寫信。』

『不過，』金千里忽然胆子壯起來，鎮靜的反駁說，『我的信上並沒有寫什麼不可告人的話，我的用意是非常純潔的。』

『在我們外國，男女認識沒有什麼關係，你們中國人不是這樣……我請你以後不要再給她寫信好了。』

『喂喂，請你說話放客氣一點，』金千里態度倔強的挺起胸脯，聲音不顫的說，『寫信不寫信全是我的自由，我認爲你沒權加以阻止！況且，』他把聲音提高了一點，『我給她寫信是因爲我佩服她的工作態度，希望她能多做一點兒救國工作。我認爲這事情非常光明正大，她父母知道不知道都沒關係。難道在你們美國，青年男女可以通信，在我們中國就不行嗎？奇怪！』

『你們軍隊裏的人多半是害花柳病的，』院長搖着下巴說，那神氣活像是一位尊貴的主婦在對着她的奴僕說話。

『花柳病不僅我們中國軍隊有，任何國家都有花柳病。我們中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中國，軍隊也不是從前的軍隊。假若你真願做中國朋友，就請你不要戴着從前的眼鏡來看中國。』

院長和那位站在旁邊的女護士都吃驚的直望着他，說不出一句話。金千里仍然很氣憤，又接着說下去：

『現在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時代，我們不需要再有人在中國青年的頸頸上套一條封建的、麻醉的、沒有理性的練子，不需要有人一方面同我們做朋友，一方面却不高興我們獲得自由！我們現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請你以後不要給她寫信。』高鼻子的女院長似乎聽得不耐煩，打斷了他的話，開始站起來給他治眼睛。

兩分鐘以後，金千里憤怒而又沮喪的從診病室裏走出來，走到馬旁邊。血湧在他的臉孔上，眼睛和耳朵裏，燃燒得非常厲害。他差不多不能支持的倚在馬鞍上，思索了一會兒，忽然轉過身來，充滿着淚水的眼睛裏射着兇光，也不管旁邊的人們怎樣在注意着他的怪樣子，他大踏步又走進醫院裏去。沒有一點兒遲疑，他用力推開了診病室的門，走進去站在院長（她正在給一個害肺病的青年診病）的面前說：

『我知道在診病時間不應該談別的事情，不過我還有幾句話，我一定要說出來才能痛快。』

金千里自動的把話停了停，因為他發現了女院長忽然從肺病患者的脊背上抬起頭，以十分吃驚的眼光注視着他；同時那位肺病患者和那位正在給一個老婆子洗眼的女護士，也以同樣吃驚的眼光向他看着。但金千里沒有停頓多久，又繼續說了起來：

『我的信是寫給張護士的，她也是中國人，回信不回信都沒有什麼，我要問一問她為什麼把我的信交給一個外國人，讓一個外國人把原信退還我。奚落我！我是一個堂堂的中國青年，你們這辦法太傷了我的自尊心，我要問一問你們是什麼意思！』

女院長楞怔一下，隨即從耳朵上摘下聽診器，簡單的回答說：『好的，請你跟我來，讓她本人回答你。』

女院長把金千里帶進一間同門房緊連的會客室，讓他在那裏等候。她親自把張慧鳳找了來，並且這樣的介紹說：

『這是給你寫信的那位先生，他有話要問你。』說畢，她就把嘴唇咬得緊緊的站在一邊，眼光十分冷酷的落在金千里的臉孔上，一腔不做。